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三日，離家剛好一個月。

這些日子發生了許多事，扭曲了我來京的最初想像。擱置了許久的日記本又被我拿出來，幾天來趁着凌晨後的靜謐，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室裡翻着尚未刪去的短信（作為每日行程的憑證），補寫這一個月的日記。

昨天晚上我恰巧路過六年前第一次來京住過的地方，樓下的玻璃門反射出我此時的模樣……我變了，不再是那個孩子……那時候實在太年輕了，眼前的色彩一片斑斕，生活也在外來的種種寬容中顯得格外輕鬆和美麗。此時我彷彿看見六年前的那個小孩子正背着雙肩包蹦蹦跳跳地下了過街天橋跑回來，嘴裡還哼着歌；然後我看到他和我擦身而過又消散無影才恍然醒來——已是六年後了。

幾年裡來北京工作過許多次，長則幾個月，短則幾天。那些年我總能感到在家的方向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支撐着我，並在冥冥之中總有一個聲音在時時替我解圍，它說：「如果不開心，就回家吧！」所以，我從未真正地離開過吧。

但這一次，不同以往，我搬來北京的不仅是兩個行李箱，還有我的整个人生。我遮罩掉所有讓我可以求助的聲音，決然地要靠自己在這座大城市裡獨立地生存下去——原來從前在學校的那麼多考試不過是一次次演習，而當長大後真正要面對這個偌大的世界時，才是真正的考試。

這次來京我看到了太多從前不曾了解的生活。看到早前來京闖蕩的同學為了一點微薄的收入拚死拚活地賣命，看到在京生活了兩年的姐姐吃飯的炊具只有一口小鍋和一個塑膠飯盒，看到曾經自信快樂的好友滿懷熱情來尋求發展卻被現實回以無數個耳光……前些天她告訴我，說她想回老家了……她說，已經太累了。

原來他們給我的微笑都是假的，當我走近他們的生活，發現辛酸才是真的。

那天晚上，我在畫畫的時候姐姐走過來對我說：「如果你真的想在這座城市很好地生活，是否該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呢？」

「更有意義？」

「沒錯！你有沒有想過做一些生意……比如經商？」

「經商？我可喜歡的是藝術，我喜歡畫畫。」

「但你畫了這麼多年還是現在這樣，根本沒賺到甚麼錢，有時我都替你感到迷茫！你該長大了，不能一直生活在童話裡！現實社會一切都是向『錢』看的！」這樣的話不只姐姐，後來許多身邊的人都對我說過。

我為此感到害怕，害怕自己有一天會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當一切的夢和追求都歸於「賺錢」，當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變成一種「謀生的手段」或「為了賺更多的錢的途徑」的時候，人生是否還一如我從前想像得那樣美好呢？

我想家了。

在離家剛好一個月的時候開始特別想家。

我想媽媽。記得臨走的那天晚上我因為一點小事和媽媽發了脾氣，媽媽把臉轉向另一邊，不看我，也沒說甚麼，就一直坐着任由我不停地喊。現在我每晚都會想起媽媽的側臉，每次想起都會感到心痛和自責，多想回去和媽媽說聲對不起……

想念爸爸。以前常常期待爸爸在假日回家，哪怕只吃個飯也好，一家三口的日子才覺得真實又幸福。而現在三個人分開在三座城市，每個人都會孤獨。在北京的日子爸爸常常

發來詢問近況的短信，我只能告訴他：很好，很好，很好……

想念我的好朋友卷卷，不知為何每次難過的時候總會想起他，想起他經常大步流星地走在我前面，他的背影一如他堅實的性格，讓我感覺踏實。異鄉的日子，收到卷卷寄來的生日禮物——一件連帽衫，是我非常喜歡的款式，感覺很溫暖，卻捨不得去穿……

想念阿一，想念安雪，想念阿付……想念每一個我在不經意間會常常想起的朋友……我知道他們此時此刻都正在屬於自己的角落裡頑強勇敢地活着。想到這裡，我也彷彿重獲勇氣……

於是我默默對自己說：接下來的日子，我也要變得勇敢。

當我又回歸到期待已久的獨身生活的當晚，那個平日無事不登三寶殿的表弟的短信也隨之而來：「你回廣州了吧？」這樣的問候，令我像奔跑在草原上怕踩到羊糞一樣惴惴不安。「是的，剛回來。怎……麼？」

「我明天到廣州！這個消息對你來說是不是個驚喜？哈哈！」那邊的他一如既往地自我感覺良好。

「希望不是個驚嚇吧……」我自言自語。

而第二天當我看到他拎着大包小裹從機場大巴下來的時候，我確定之前的擔憂成真了。「我準備在廣州找工作了！」他說。接着我的獨身生活就在他這句話裡土崩瓦解了。

帶他回家，為他鋪好新加的床位，像長輩一樣叮囑他來外地的一切注意事項……那個昨天還在心裡玩耍的小孩子突然不知去向，我被強加了一張長者的面具。

許多年前，我也幻想自己可以像許多電影或小說開頭的情節一樣，背着行囊投奔某個

住在大城市的親戚，然後開始一段不朽的青春故事。當然，這個親戚必須比自己年長，因為他將扮演一個異鄉長輩的角色，為主角提供一切生活上的便捷，並隨時為迷航的主角指路，傾聽和見證主角戲劇般的奮鬥史，或者在主角開始一段異鄉之戀的時候臨時充當一下反面角色，這樣這個故事才會完整好看。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願意扮演這個被投靠的長輩角色，至少我從未想過這樣一個不浪漫的角色會與自己有何關係；而如今，我儼然已被強行套上了這身戲服，並從先前一個人住第五年的劇情裡被突然撤下，被迫出演這部由表弟導演並主演的劇集。

或許在人的的一生裡，每個人都是導演，他掌控自己主演的一段又一段戲，最後匯成整個人生；每個人也都是演員，除了扮演自己故事中的主角，還要扮演身邊無數人生命裡的配角。

我想，那些墜入愛河的戀人，除了愛着彼此，同時也愛着在他（她）面前的那個自己吧；而疏遠一個人，也許是厭倦了在那個人的世界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吧。

而我之所以常常刻意遠離小孩子，其實更多的是逃避那個在小孩子面前要扮演大人的自己；而之所以懼怕結婚，其實是在拒絕一家之主的傳統角色；其實對於太多事情的排斥，都是在抗拒那個當下的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吧……而之所以那麼喜歡去遠方，其實是因為總覺得在一個沒有過去牽絆的地方，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個全新的角色來出演；之所

以會喜歡和新朋友結識並逐步了解，也是在塑造心中的那個令自己滿意的角色吧。

於是我明白了表弟一直喜歡年長於自己的女性的緣由——因為他一直陶醉於扮演被人照顧的小男生的樂趣吧！（但當我將這個看法饒有興趣地告訴他時，他對此嗤之以鼻。）

其實表弟對於此類角色的熱愛已延伸到他能觸及的各個角落，乃至我的私人生活圈。幾乎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有這麼一個弟弟，而且他們都很喜歡他。可無奈的是每當表弟出現，我的角色就會出現扭曲和混亂，特別是當我表現出慣性的活躍的時候，身旁總會有人提醒我：「你哪個當哥哥的？」然後我只能退回角落，像個長輩似的沉靜下來——是的，他們在責備我沒有演好一個哥哥的角色……

一直覺得「哥哥」和「姐姐」是比較高難度的角色，一經出演便會被套上許多枷鎖，一下子徒增許多不能有的行為、不能流露的情緒，否則便會被冠上「不稱職」的頭銜，成為生活中的爛演員；相對地，「弟弟」、「妹妹」這類角色就好演得多，他們可以完全以自己為中心隨心所欲地演繹，而且如果能加些「任性」或「不懂事」的元素，則更能符合傳統意義上對此類角色的定義。

我很慶幸自己生在計劃生育的時代，成為獨生子，這雖然讓我失去了出演「弟弟」的

特權，但也同時擺脫了會成為「哥哥」的可能性。可惜這種幸也只存在於表弟尚未存在的時候，因為「表哥」也是「哥」。

有一天我問起表弟：「如果可以選擇，你願意當哥哥還是弟弟？」

他說：「廢話，當然是當弟，當哥多累！」

我說：「去死！你也知道累！從明天我就叫你『哥』！」

可是有些角色是上天註定的，改也改不了，最多只能暫時逃開而已。

於是我會經常逃避「表哥」這個角色來透透氣（即不和表弟經常見面），等心情完全調適好時再出現在表弟的劇集裡，繼續扮演他要求的角色。而這次，顯然我的逃跑計劃失敗了，表弟竟不遠萬里地追來廣州，繼續獨享他那個被照顧的「弟弟」的角色，我突然亂了陣腳……

我不得不敬佩那些樂於出演「哥哥」或「姐姐」的人，他們一直任勞任怨地盡着本份，何其勇敢。同時我也由衷地感到天下父母的偉大，他們勇敢地出演了這世間最辛苦的兩種角色——「父親」和「母親」。所以每當我面對自己的父母，都會努力地演好「兒子」的角色，儘管我常常不經意將「叛逆」與「任性」添加其中……可「父母」的盡責演出通常會包容「兒子」的一切錯誤。

我不知道自己何時能真正地長大，能頂天立地扛起所有上天加諸於我的角色。但至少現在，我還在繼續扮演一個自私怯懦又玩世不恭的膽小鬼。

有人說人生的最高境界並不僅僅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能「拒絕所有自己不想做的事」……當然，也包括「不想扮演的角色」。

於是，我總在伺機拒絕這個讓我視如敝屣的角色……

就這樣，日復一日，我繼續糾結在那個內在小氣外在盡責的好哥哥形象裡，直到我終於病倒。一個「病人」的角色將我從「表哥」的角色裡暫時抽離，生病竟成了一種解脫。

「到底是甚麼原因？怎麼會生病？」那天表弟預備好一桌早餐後走到我身旁。

「也許是最近的壓力太大了……」

「壓力……難道是因為我？」他似乎有所察覺。

「不……不是因為你……是我自己的問題……」我說，「是我自己的問題……」然後靜靜地躺下去。

多少次的欲言又止，看着表弟無辜的眼神，我始終沒能歇斯底里地甩出那句「我受夠了」，然後破罐子破摔從此罷演這個角色一走了之……假如拒絕會變成利劍刺傷一個無辜的人，那我情願永遠不要達到那個人生的最高境界。

是的，這一切真的只是我自己的問題……與表弟無關。這麼多天來，我抗爭的對象，其實只是自己。生病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原來我的心，早就病了。我險些就出演了一個「壞人」的角色！

接過表弟遞來的藥和水，我羞怯地對自己說，我還是會努力演好那個上天安排給我的角色，那個「表哥」的角色，那個「被投靠的長輩」的角色……我會配合表弟一起演完這部劇集的！

數天後，等表弟在農村找到工作離開我的那一刻，這部劇集終於殺青。那時我的身體也恢復了健康，我告訴表弟我還有一個月就要離開廣州了……

「去哪？」他問。

「也許是北京吧，我想去那生活一段時間……」我說。

「北京？太巧了！我一直想去那裡呢！」他興高采烈地說。

然後在那個雨過天晴的美好清晨，我又一次暈倒了。